

# 隆福寺的戏曲艺术品摊

□ 杨红军

旧京隆福寺位于北京东城，故俗称东庙。月逢一、二、九、十为固定的开庙日期，其规模甲于京城所有的庙会。举凡日常用品、花鸟虫鱼、耍货玩具、古玩玉器、江湖杂艺、风味小吃……无一不有。对于多数北京人来说，庙会主要不是求神拜佛的意义，而是日常生活所必需。庙会上有四个售卖戏曲艺术品的摊子，当时常常吸引市民百姓、艺人墨客围观流连，至今老北京人依然时常忆及，犹梦犹幻。

走进隆福寺庙内东街，行未数武，便听到“当当当”有节奏的敲击铜茶盘子的声音。循声走到一个长达两米的摊子前，在一块用干干净净的蓝布遮盖的摊子上面，立排着几个玻璃匣子，匣内用小木条截为窄格，每



个格内摆着两个或三个穿着戏装的剧中人物，组成京剧“戏出”，文武昆乱，应有尽有，小木条上还贴着戏名。这种戏装人，是以胶泥做人头，纸浆做身胎，再用各色绢纸扎扮戏装。可是，每个剧中角色都没有脚，靠、褶、蟒、帔以下，整整齐齐地粘牢一圈猪鬃，所以又叫做“鬃人儿”。把这种“鬃人儿”放在铜盘内，以棍击盘，利用铜盘的颤力，使盘内的鬃人团团乱转，鬃人的两只胳膊又是用铁丝贯穿，可以上下左右地摆动，就仿佛舞台上的“活人大戏”。对这种工艺品，老北京人习惯地称之为“铜茶盘子小戏出”，而真正原名，就是“鬃人”。当然，鬃人儿转动于盘，并不符合剧情和舞台演戏的规律，充其量不过是儿童的玩具。

著名京剧剧作家翁偶虹先生，从五六岁起常随祖母逛东庙。据他回忆，鬃人儿令庙会游人特别是戏曲艺人迷恋甚深者，主要是制作这些鬃人儿的巧匠很懂戏。他们制作鬃人儿的穿戴扮相，以及脸谱把子，都是具体而微地与舞台上的演出一样。一般是选取恰如其分的场子，把两个或三个鬃人儿组成为一戏。也有大型角儿多的戏出，摆在最高一层的玻璃格内，尺寸也较普通的鬃人儿为大。普通

的二至三人为一组的，高只三寸左右，大型者则增高一倍，六寸有余。这些大型戏出，都是舞台上的大武戏，有《阳平关》、《八大锤》等，妙在盔靠脸谱，无一不精。这些大型戏出鬃人儿售价很高，专供豪门贵族的消遣。一般人只能用两三吊钱买一出二人或三人为一组的小戏出而已。

“鬃人儿”戏摊往北十几步远，是“影戏人”摊子。摊子小得出奇，只有一张不足一米长的小木桌，桌前扎个简单的架子，架子上分三层卡着影戏人。最高的一层影戏人，是驴皮做的，尺寸高及八寸。中间一层的，是用三层高丽纸做的，不及半尺。下边一层陈列的，是演皮影戏用的桌、椅、城、塔等道具，以及皮影戏特有的“甲身走马”、“虎豹形儿”。这三层陈列品只不过是售卖影戏人儿的标志，而丰富的货源却在桌子上的一个水蓝布包袱里。影戏人儿扁平而薄，可以夹在纸册中。那个大蓝包袱里就有十几本大纸册子，分门别类地夹着“头”、“身”、“砌末”、“车马”、“鸟兽”、“刀枪”、“桌椅”等。一个包袱可以说等于一份戏箱，不但是一份戏箱，台上的“演员”也辐辏其内。当年，专为李和曾说高派戏的高庆奎先生与翁偶虹同游隆福寺，曾兴奋地一一指出打扎巾的“人头”是谭鑫培在《定军山》中饰演的黄忠，戴王帽的“人头”是汪桂芬在《让成都》中饰演的刘璋……可见，这些京剧“人头”逼真肖像。

原来，由于那时照像很难，台上好角儿留不下多少戏像剧照，卖影戏人儿的主人出于心愿尽己所能，在看戏的时候，把所钦佩的各位名家，揣摩着台上的神情容貌，记在心里，刻成头像，刻影而传。

从影戏摊再往北，直到东街尽头是一个小穿堂门，穿堂门台阶下是个糖果摊，挨着糖果摊，就是今犹称誉的“面人汤”汤子博的三弟汤子高的面人箱座。汤三先生不仅擅长捏制仙、佛、神、道，佳话故事，而且还能捏戏曲人物。有一段时间，翁偶虹先生曾每演一戏，就请他们把所饰演的角色捏成面人，留为纪念。那时的工价很低，捏一个只需一角钱，配个小玻璃匣再加一毛，两角钱便可保存一个纪念品。但是汤三先生毕竟不是演员，捏的面人服装脸谱虽不离格，而姿势神态却总不惬意。后来，由演员先摆出身段，做实地示范，汤三先生照此制作，面人便有了精神。经翁偶虹先生给汤三先生出谋划策设计构图，面人戏出愈加丰富多彩，懂戏的顾客便争先恐后地购买而去。

只有二十几步距离的穿堂门里，东边墙上，张挂着一块两丈多长的蓝布，上面挂满了各色各样的托偶戏人，即“杖头木偶”。托偶人分为三种：最高一层的，人高二尺，用十几层高丽纸范模作人头，不怕磕碰，头上的盔头，堆金立粉，尽量仿真，绒球都是具体而微的小绒球，珠饰也是具体而微的料货，就连翎子狐尾，也都是真尾真翎，服装是印彩的软缎，髻口是能摘能挂的口面。只是价格太昂，每个托偶人卖价三元，比一袋白面的时价还贵，一戏三人，需付出九元代价。中间一层的，人约一尺，胶泥为头，洋布为衣，形虽简而规范依然，穿戴扮相，丝毫不舛，要价略低，每个一元，一出戏也需要二三元。最下面一层的，是被百姓视为儿童玩具的“王小儿打老虎”、“老头儿卖豆



□ 王晓芳

# 紫禁城的太平水缸

从前北京人忌讳谈“火”，称火灾为“走水”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九回“村姥姥是信口开河，情哥哥偏寻根究底”，有描述贾府南院着火情节：正当刘姥姥向贾母数落乡下村姑在柴禾垛旁点火取暖时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，又说：“不相干，别唬着老太太”。贾母等听了，忙问怎么了，丫鬟回说：“南院子马棚里走了水”。“走了水”就是着了火的意思。贾府有规矩忌讳谈火。昔日大户人家都有防火水缸。但都不称“防火水缸”，而称“太平水缸”。明清皇宫里的太平水缸个儿大，盛水多，称作“门海”。故宫金銮殿前放着几个鎏金大缸，就叫门海，也叫作海缸。就是专门储水救火用的。皇宫里面的一些重要建筑前面，三宫六院都设有太平水缸。乾清门前排列着十个大水缸。其储水量竟达3000多升。比现今一些消防车的储水量还要多。

据《大清会典》记载，紫禁城内曾有大缸308尊，由于历史的变迁，现存约有200余尊。紫禁城的大缸，按质量可以分为铜鎏金吉祥太平缸，“烧古”青铜缸和铁铸大缸。陈列在乾清门前和太和殿门前的为数较多的鎏金大铜缸，每尊高1.2米，直径1.63米，缸的上部表面均铭刻着“大清乾隆年造”的字样，大缸的两侧饰有兽面纹铺着环身，十分壮观。

相传，这批“鎏金铜质门海”是由大学士和珅经手监造的。和珅贪污成性，在监造这批门海的过程中，他命厂家另外制做8个小一号的防火水缸。这水缸也是铜质的，虽不是鎏金的，但很精致，只是比门海容积略小一些就是了。等铸造完毕后，鎏金门海运进了皇宫，小一号的防火水缸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摆在了和珅府的庭院里。

和珅晚年这事儿可漏了馅儿。嘉庆皇帝革了他的职，抄了他的家，赐死归天。和珅府易主，改为恭亲王府。因为

“腐”。托偶摊子向来言不二价。可是，三十年代的北京国币贬值，卖托偶戏人的居然也主动打折扣，遇到内行人来买戏出，竟饶上一份“王小儿打老虎”或“猪八戒背媳妇”。

摆这样大的铜质太平水缸违制，恭亲王不敢摆，便命人把这批铜质太平水缸运进皇宫。至今还摆在军机处往北，靠近养心殿的地方。因为这批防火水缸铸造工艺讲究，其外表油黑锃亮，非常雅致，当年慈禧太后非常喜欢。垂帘听政之余，曾命太监在防火水缸里养过金鱼。慈禧称防火水缸为吉祥缸。吉祥缸养鱼，取吉庆有余之意，透着格外喜庆。

古时，没有自来水消防栓，也没有化学灭火剂，水就是最好的、最经济的灭火剂。皇宫里开凿有内金水河，开挖有83眼水井，是防火水缸的取水之源。这些大缸过去由十几个太监专门负责管理，每天派杂役从河内或井内挑水，一担一担地把缸灌满，夏天要保持水质干净，没有异味。冬天除在缸口加上盖子之外，还在缸外包一层棉外套。在特别寒冷的季节里，要在缸下设置特制的火炉，点燃炭火，昼夜不熄，使缸内之水不冻。如今人们游览故宫时，仔细观看您会发现每尊水缸下，都有一圈石座，石座中心是空的，并有一石头的门，是用来放置火炉、加炭和透气的。

乾隆朝皇宫用炭实行计划供应，不论是文武百官，还是龙子龙孙，取暖用炭都有定量，不许超支。唯皇宫里的防火水缸的取暖用炭，是要备加关照的。为了御寒防冻，谁也不敢扣防火水缸的取暖用炭。

提起故宫的防火水缸，有一件往事是鲜为人知的。1917年，张勋复辟，已经被推翻的清王朝又要上台。护国军听说后，从北京南苑飞机场派遣直升飞机在紫禁城上空盘旋示威，并向金銮殿前投下两枚炸弹，其中有一枚在午门内的广场爆炸，轰声如雷惊天动地，另一枚却无声无息，它掉在了一尊防火水缸里。事后发现，那枚炸弹浸水后没有爆炸。防火水缸意外地起到了防炸作用。

与防火水缸相配套的是救火唧筒。明清皇宫里旧时备有数十架消防唧筒，分别放置在东华门、西华门等处，并有数十名太监昼夜值班看守，防范火患，明初的消防唧筒是用铜制的可以伸缩套筒，将它放入水缸内，利用人力下压射水，射水高度可达数丈。

紫禁城的防火水缸是国产的，同防火水缸相配套的救火唧筒大部分也是国产的。明朝制造救火唧筒的技术已经相当精良，还曾出口过高丽国哩。不过就怕技术停滞不前。清朝末年，外国的机动消防车开进了紫禁城。水缸和唧筒的功能就显得落伍了。

隆福寺的戏曲艺术品售卖摊，在文化生活缺少的年代，既是旧北京城的一种特有的人文景观，也是传播民俗文化的媒介场所。